



第一章 白鹿大战

《晋书·苻健载记》:

“初，桓温之入关也，其太子（苻）萇与温战，为流矢所中死。至是，（苻健）立其子（苻）生为太子。”

《晋书·苻坚载记上》:

“苻坚，字永固……其母苟氏尝游漳水，祈子于西门豹祠，其夜梦与神交，因而有孕，十二月而生坚焉……背有赤文，隐起成字，曰‘草付臣又土王咸阳。’”

长安东南百余里的白鹿原上，“杀”声震天，旌旗乱舞，刀枪在阳光下闪烁得胜似夜空的繁星。数以万计的军、步军混战成一团，不时有人马倒下，发出声声撕心裂胆的惨叫。只有南北相隔数百步在风中猎猎招展的“晋”字大旗与“秦”字大旗，分外夺目。

身着灰色军衣、头裹灰色头巾的晋军与身着黑色军衣、头裹黑色头巾的秦军鏖战正急。除了衣着颜色不同，还能从头巾裹法与裤管上看出两军之别。晋军乃从前往后系结，脑后呈八字形；秦军则从前往后又朝前绾结于前或索性盘起发髻于头顶系巾。秦军多扎裤管，晋军则无。此外，晋军除将领外，几无留髭须者，而秦军中则连士卒亦不少见。只有近前细看，才会注意到秦军士兵肤色普遍略黑于晋军。

两军互相穿插，绞杀胶着，打得难解难分。一面被一个高逾八尺的壮硕汉子双手高擎哗哗作响上有“龙骧”二字的黄色大旗，格外引人注目。军旗前后，千余人马紧紧护随着骑在一匹黄骠马上挥舞着一柄重剑来回劈杀的少年将军，左冲右突。在其面前奋力堵截的晋军渐渐有些不支，节节后退。但是一身甲冑的少年将军显然并不急于歼灭眼前这股晋军，而是不时朝前方三四百步处的一座土山上看看，不断以剑指向前方，大声喊道：“快快跟上！”他有时回头看看那面离他渐行渐远的“桓”字大旗。他知道，那是晋军统帅桓温的五弟、前锋大将桓冲之旗，正在与自己的父亲丞相苻雄和哥哥苻法亲率的五千精兵血战。他相信久经征战的父亲与哥哥一定能拖住以战法凶狠机智多变著称的桓冲，帮他直取桓温！

站在那座土山上指挥的晋军征讨大都督桓温踌躇满志地微笑着，不时摸摸胡子，欣赏着这场决定秦晋两国而且也决定自己与桓氏家族命运的大厮杀。虽然两个月来晋军连战皆捷，所向披靡，但是真正的决战却在此役。准确地说，即在今日！

今日此战，志在必得，必得此战！

忽然，桓温双眼一瞪，凝视片刻，发现秦军有一支人马似乎正在不顾一切地一点一点逐渐向此间逼近，眼下已经进到了离此约莫二百步处，正在与他的精锐大营卫队接战。他凝神定睛再仔细观察了一会儿，发现率领这支队伍的秦军将领是个少年将军，显然是冲着他的晋军大营而来。虽然遭到猛烈阻击，那人身边的

秦军队形却始终基本上保持整齐，身后的一面军旗由于风向之故，只能看见一个“龙”字。桓温不禁睁圆了他那著名的豹环紫眼，摸了摸刺猬毛似的连鬓胡子，赞赏地点了点头，心中暗笑秦军统帅太子苻萇不会用兵，竟不如这个少年将军有勇有谋。不过这倒使他受到了启发：这个直插心窝的战术不错！

他轻蔑地一笑，心中骂道：“乳臭未干黄口小儿，居然异想天开，想算计起老夫来了！也不打探打探老夫经过了多少征战！”他歪了歪头对身后的一个别将道：“速速查明，秦军这个少年将领是谁？”接着又大声道：

“传我将令：命全军各部均以一部牵制秦军，务必摆脱其纠缠，主力直指伪太子大营！”

不一会儿，那个别将回来禀报说：“启禀大都督，现已查明，该少年将军乃氏秦伪丞相苻雄之子龙骧将军苻坚。”

哦，原来是他！果然是将门虎子。桓温听了不动声色，只是点了点头。他又凝神看了战场片刻，说：“传令：重点围攻急救伪太子大营之苻雄，迫使苻坚回师相救，伺机生擒。切记，务必活捉苻坚！”

桓温哪里想到，此时在马上一边奋力劈杀一边不断抬头往土山上望一眼的苻坚，也正想着要生擒他呢。

苻坚从记事起就久闻桓温大名。这次桓温亲率四万步骑，自二月兵发江陵以来，水军一路，步军两路，两个月来势如破竹，如今已逼近长安。苻坚万万没有想到，仅仅只有两个月，晋军就进展得如此神速。桓温善于用兵，果然名不虚传。怪不得一直怕他权势过大而阻其北伐的晋帝拿他无可奈何，这次只好任命他出任征讨大都督、假节，督荆、司、雍、梁、益、宁、交、广八州诸军事。看来他确实比那个只善玄言、空好《老子》《周易》的殷浩强得多。秦军虽然多达五万，皆系精锐，且由太子苻萇亲自督师，但屡战屡胜的晋军毕竟在气势上占了上风。

苻坚心中明白，大秦存亡，即在此役！两军其实势均力敌，孰胜孰负，在于智高而非力强。他上有皇帝伯父苻健、太子大单于堂兄苻苌、皇子堂兄苻生、父亲丞相东海王苻雄，旁有堂兄苻菁、哥哥苻法等一批能征惯战的近支宗室与文武大臣，无论是辈分、资历还是年纪，他均属位卑职微，故在那次御前会议上没人重视他的意见。当时他见晋军三路分兵，来势凶猛，便主张秦军收缩战线，主动放弃上洛（今陕西商县）以保存实力，集中兵力先破其一路。结果被只比他大三岁却以勇猛凶残闻名的皇子苻生讥笑为“尚未开战即言败退，你坚头何‘坚’之有啊”！后来上洛等地果然一一失守，白白损失了许多兵马器械粮草，令苻坚痛惜不已。所以此战他决定出奇制胜，请父王率领的七千将士以主力五千拖住晋军，自己则带两千人马直捣桓温大营。只要晋军中枢一乱，其全军必退无疑，然后乘势追击，可获大胜。一定要让这个大名鼎鼎的桓温知道，历代名将辈出的关陇依旧大有人在！

由于天气炎热，而且胜券在握，桓温索性将甲冑脱去，露出他那魁梧的身躯。他看了看山下被马队践踏的麦田说：“只可惜了这些麦子，再有个把月就到麦收了。”

正在与面前又一支晋军作战的苻坚见一个晋将立功心切，不顾一切地向他冲了过来，便立即挥剑迎敌，仅仅五个回合就将他劈于马下。这时他忽听后面传来一片混乱之声，回头一看，不禁大吃一惊。原来父亲与哥哥苻法所领之军正在且战且撤，而且远处秦军已经乱成一团。他正在犹豫是继续进攻还是回兵救援，一个侍卫赶上来说：

“启禀将军，不好了，太子大营遭众多晋军围攻，丞相率军相救，被大批晋军包围了。”

苻坚一听脸色骤变，立即下令留下一部缠住正在交战的晋军：“跟我来！”说罢，自己拨转马头，带领本部主力左冲右突，奋力劈杀，从围堵的晋军中杀开一条血路，终于与已经被完全打乱的

父亲苻雄亲率之军合为一处。他见父亲已被砍断一臂，倒在地上，其亲随悉数战死在周围。苻坚大声道：“速将丞相护送回营！”一面在马上转身看了看，只见太子大营遭受围攻，秦军阵势已经大乱，他对副将吕婆楼道：

“你带本部人马与我断后，掩护太子殿下与全军撤退！”

桓温从土山上轻松地往下走着，举目远眺已经几乎不见军马的原野，虽然四周一片宁静，他耳朵里却依旧嗡嗡回响着厮杀之声。他走到麦田边上，顺手揪下一把麦粒，放在他那大鼻子底下闻了闻，笑了笑。这时一个别将骑马飞奔而来：

“启禀大都督，氐秦伪丞相苻雄被我军砍断一臂，方才已因流血过多而死！”

桓温闻听将手一扬，麦粒散开飞向天空，他抚掌笑道：“好！传令嘉奖所部将士！”苻雄不仅是两个月来晋军所杀秦军中级别最高的将领，而且桓温深知苻雄为人稳重，有勇有谋，在氐秦中素以善于用兵长于理政著称，是其兄秦主苻健最得力的助手。他心想，你苻雄再有心计，岂是我桓温的对手？果然中了我计！

在幕僚的一片欢喜恭贺声中，只见朝他急驰而来的一匹白马上的骑手远远地就高兴地大声喊道：

“启禀大都督，伪太子苻萇中流矢而死！”

“哦！”桓温圆瞪豹眼，大喜过望，不禁连连击掌，兴奋地侧身对众幕僚道：“好，好啊！此乃天丧氐秦，天佑大晋，天佑大晋啊！”

众幕僚齐声拱手道：“大都督指挥英明，如有神助！”

桓温微笑着摆了摆手，随即凝神注视着远方，收敛起笑容。沉思片刻，抬头望天，说：“传令：停止进攻，驻军灞上。无令不得前进，违者严惩不贷！”他又对另一个别将道：

“你速去子午谷（注：关中到汉中的通道），向司马勋将军传

我将令，命其立即停止前进，就地驻军待命。”

众幕僚顿时个个大惊，无不面面相觑。桓温的司马郗超心想，虽然郗家与桓氏为世交，可自己毕竟新到桓温身边，位卑职微，不宜造次。但沉默了一阵后郗超终于还是忍不住问道：“伪秦主帅副帅皆死，必定军心动摇，兵无斗志。大都督为何不一鼓作气，直捣长安，灭了伪秦，立此不世之功？”

16

桓温看了他一眼，微笑不言，只顾自己慢慢前行。众人虽然各怀疑惑，但也只好相互望了望，默默地跟着。过了一会儿桓温才头也不回地说：

“自古以来秦人以骁勇善战闻名于世。眼下氏秦虽遭受重创，主力尚存。列位岂不闻‘哀兵必胜’‘置之死地而后生’？本都督自有道理，尔等日后自然知晓。”

不一会儿桓冲策马急驰而来，冲到跟前，跳下马来就气喘吁吁地问道：

“秦军伤亡惨重，且连折两员重镇，元气大伤。此时趁势攻下长安，易如反掌。大哥为何不乘胜一举荡平氏秦？”

脸色凝重的桓温一言不发，拉着桓冲的手径自慢慢向一旁走去。幕僚们自觉地停了下来，与桓氏兄弟拉开了距离。走了十几步后桓温才边走边对已经急不可耐的弟弟轻声道：

“朝廷对我桓氏一贯猜忌，若无燕秦之患，我等虽不至于无立足之地，亦难有远大前程。‘狐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之古训万不可忘，你我对此不可不防。前有燕秦之乱，则我桓氏便无后顾之忧也。”他见弟弟似乎有了些明白之状，接着说，“况且我军已连续行军作战两月，疲惫不堪，亦需休整。魏太和五年，诸葛亮亲率大军进攻上邽（注：今甘肃天水）。此时上邽小麦已长。昔日司马懿即以上邽军屯小麦为粮，终于坚守多时，迫使诸葛亮退兵。如今至多再有一个月，三秦即可麦熟。我军军粮充足，士气必定更加旺盛，氏秦将不攻自破。而我有大批粮食在手，可

进可退，届时下长安，出潼关，取洛阳，请求朝廷还都，朝廷对你我将无可奈何。想当年，沛公至灞上，进而为汉王，又进而为高祖，终成大汉四百年伟业……”桓温忽然从弟弟不解的眼神中发现自己说漏了嘴，不禁有点尴尬地顿了顿，连忙接着道，“为兄的意思是，朝中王、郗、谢、庾几大家族一向对我桓氏虎视眈眈，惟恐我桓氏一强独大，危害朝廷。其实我桓氏几代对皇上一贯忠心耿耿，怎会有二心？只是如今朝中倾轧之风不止，对小人不得不防而已。所以为兄要等麦熟粮足之后再继续进军，使那些有可能陷害我桓氏之人无可奈何。”

桓冲的脸色由焦躁、迷惑渐渐变得平静，终于恍然大悟：“大哥高见，为弟明白了。”说罢高兴地笑出声来。但桓温只是嘴角一抿而已，两眼依旧望着前方。

长安城南有一所大宅院，从远处看能看见院子前面树立的两丈多高的杉槁上飘着丈把长白幡，门楣与两侧挂着白布。门外站着的十余士卒，个个浑身缟素。

堂屋里一个特大的“奠”字，前面是“大秦故东海王丞相苻雄灵位”的牌位，后面是一口黑漆红边描金棺木。

远处一骑飞驰而来，直奔院前，年近四十头缠白布腰系白带身佩长剑的左卫将军李威匆匆下马，将缰绳扔给了门卫，跑入大院，直奔灵堂。

披麻戴孝一脸哀伤的苻坚迎出门来，上前刚喊了一声“舅爷”，几乎就要哭出声来。李威只略一点头，就拉着他的手进了灵堂，脸色冷峻地说：

“坚头，屏退左右！”

苻坚不禁一惊，知道准又是坏消息。随即使劲一挥手，灵堂门内外的卫士统统退到了院子外侧，背对灵堂。

李威正要说话，只听有脚步声，连忙把话咽了回去。



“阿哥来了？”

只见穿着一身重孝的苻坚之母苟青从内室走了出来。李威连忙躬身行礼说：“贤妹身子可好些了？”

“多谢阿哥惦念，好些了。坐下说话吧。”说罢三人就在灵堂一侧的榻上坐了下来。

脸色严峻的李威刚对苻坚小声说了一句话，苻坚蹭地一下站了起来，抓住跟着站起来李威之手，愤怒地大声问道：“此事当真？”

李威阴沉着脸点了点头，咬牙切齿地轻声说：“千真万确！”说罢看了看一脸惊讶也跟着站起身来的苟青。

苻坚不禁恨恨地大声“嗨”了一声，紧握右手重重一拳砸向自己左手。被勒令退至院中的几个近侍闻声吓了一跳，不禁回头一看。只见苻坚怒容满面，两眼圆瞪，双手十指交叉紧紧握着，在“奠”字前头走来走去。他们互相看了看，都明白准又是发生了大事，而且对主人异常不利。但是无令谁也不敢入内，也不敢随便走动。

这个消息对苻坚不啻是五雷轰顶，其刺激之烈甚至超过了前两个巨大打击，而将两个时辰前皇帝伯父降诏命他袭爵东海王带来的一点高兴冲刷得无影无踪。他想不到竟会发生如此惊人之事！

苻坚先是在战场上眼见父亲身负重伤，不久就传来父亲流血过多不治而亡的噩耗。他与吕婆楼、梁平老等诸将赶紧率领原由父亲及哥哥苻法指挥的数千人马，不顾一切地拼死堵截围攻的晋军，掩护已陷入重围伤亡过半混乱不堪的太子大营撤退，秦军这才免遭全军覆没之祸。不一会儿却又惊闻太子苻萇在混战中不幸中流矢而死的消息。他不敢恋战，急忙下令鸣金收兵，且战且退，终于退入长安南边的小城，坚守不出。晋军大概在秦军的拼死抵抗中已经战至精疲力竭，无力再利用大秦全军举哀之机继续进攻，这才使秦军得以喘息。

但是苻坚万万没有想到太子苻萇竟然是死于谋杀！

他两眼紧紧盯着李威，禁不住再次问道：“此事干系非同寻常，舅爷可有绝对把握？”

李威此时早已冷静下来：“千真万确！射杀太子者当时立即被他身后之人所杀，而此人又立即被另一人从背后刺死。此事是我的一个相好旧部亲眼所见，冒险悄悄告诉我，要我务必小心提防为要。”

苟青急忙问道：“他可看清杀死凶手者为何人？”

李威无奈地摇了摇头，说：“他不曾识得此人，只知其为谁所部而已。”

“何人所部？”苻坚顿时两眼冒着火光逼问道。

李威看了一眼屋外，小声道：“坚头试想，太子暴薨对谁最有利？”

“唔！”苻坚又是一惊。他明白李威所指，但仍然不禁问道：“难道是他所为？”说着眨了一下左眼。

李威随即紧紧闭上左眼，意味深长地连连点头。

“怪不得！”苻坚似乎有些明白了似的也点了点头，沉吟了一会儿又慢慢重复道，“怪不得啊！”

表舅李威之军与苻生长期在一起作战，归其节制。李威在一次战役中曾拼死救过苻生性命而自己负伤，故而两人私交非同一般。

“苻生狠毒残忍，嫉贤妒能。坚头在近支宗室中出类拔萃，要格外小心才是。我不能在此久留，以免苻生起疑，先行一步。”

李威起身正要离开，苟青急忙边起立边说：“你等等……”

李威立即止步。苟青犹豫了一下，说：“哦，嗯，阿哥要为坚头多出主意，免遭不测。闲时常来！”

“贤妹放心。”李威看了她一眼，垂首低声答应。说罢拱了拱手匆匆而去。

堂兄苻生为皇帝苻健第三子，左眼瞎。他自小身材就较同龄

儿壮硕高大，异常勇猛凶狠。十六岁时曾手格野猪，迫使受伤的野猪逃跑；又曾单骑冲入敌阵斩杀敌军将领，勇冠三秦。但苻生以狠毒残忍著称，与为人和善宽厚的太子苻苕性格迥异。太子战死后长安与军中立即流传符谶曰：“三羊五只眼，应符大一点。”人们均不解其意。有好事者请教术士，解道：“三羊”应当六只眼，此少一眼；“大一点”即“大”字加上一“点”，应为太子的“太”，故缺一眼者应验符谶之言，合当立为太子。众人无不称善称奇。苻坚素来不信谶言，斥之为“荒诞不经，祸国殃民”之说。但是由于皇帝苻健素来笃信此类图谶，于是满朝文武竞相附和。本来苻坚就怀疑那句谶言乃有人为谄媚苻生而编，以便有利于他继位为储君。现在看来，岂止是有人为他所编，简直就是苻生派人故意散布的！

就在不久之前，皇帝在朝堂当着百官降诏：由于太子薨于阵前，决定立苻生为储君、大单于。苻坚虽然觉得苻生德才两差，心中不服，但也无可奈何。今知其为夺取储位，竟派人暗杀长兄太子，残忍何极！更生怨愤。

皇帝苻健已年近四十，近几年来一直疾病缠身，脾虚肝热之症尤甚。每日服药逾斤，眼看来日无多。怪不得当初苻健决定亲率大军迎击桓温时，苻生进奏皇帝坐镇长安，说由太子领兵即可。其实就是看到皇帝龙体日衰，急于篡位。

苻坚这下彻底明白了，苻生暗杀太子的阴谋应该是早已策划，只是利用此次混战之机实行罢了。

自从知道事情真相后，这些日子里苻坚的内心深为不安，渐渐变得有些失魂落魄起来。现在外有强敌，内存隐患，苻坚不仅焦急万分，而且有些恐惧。他深感自己如今责任重大，但心有余而力不足。他本想建议皇帝干脆让出长安，诱敌深入，并利用桓温与晋廷的矛盾，使其内讧，伺机歼敌。但是父亲密友尚书吕婆楼、御史中丞梁平老等人劝他切勿冒险，不要引起皇帝与新太子苻生的疑心。苻坚慨叹自己空有雄心而无大权……

大权？对，要有大权才行！

苻坚本来并无野心。父亲官居丞相，深得皇帝和太子苻苕信任，地位显赫无比，大秦宗室与文武大臣无人出其右。自己如今年少，却早已位列龙骧将军。此衔虽然远非大秦最高军阶，却意义非凡。因为自己的祖父大将军、大单于、三秦王苻洪，当年在后赵主石虎手下时，就是以龙骧将军、流人都督衔在枋头（注：今河南滑县西）起家，后来成为大秦开国君主。

苻坚十三岁时祖父薨，当时尚未称帝的伯父大秦天王大单于苻健率大军入潼关前，据说梦见天神遣朱衣赤冠之使者，命其授坚为龙骧将军。苻健特于曲沃（注：今河南灵宝与陕县之间）筑坛拜授，激动地流着泪说：“你祖父当年受此封号而建立大秦，乃上天之意。如今你又被神明所命，岂可不殚精竭力而为之？”因此苻坚笃定自己位列中枢出任封疆乃早晚之事，而且自己深得堂兄太子苻苕器重，他若即位为帝，自己必定更受重用。哪里想到丞相父亲与太子堂兄接连阵亡，而太子竟然是被其胞弟苻生所谋杀！

苻坚本来就深恶苻生，不过中间毕竟隔着皇帝、太子、父王数人，但父王和太子的先后薨逝令他不再有所顾忌。苻坚不禁暗想：“苻生何德何能？他若即位为帝，如何能够保存神器，壮大我大秦天下！”

吕婆楼与梁平老对苻生也一向不满，认为他若继承皇位，对大秦绝无好处。两人也风闻太子可能不是死于“流矢”，而是“中的”，于是一同来找苻坚。进了内室，吕婆楼说：“东海王还记得当年天王大单于拜授之言么？”

此言近来不时在苻坚耳边响起，每每使他激动不已。他说：“天王大单于嘱咐，我自然不敢稍忘稍怠。自当勤奋王业，勉而再勉之。”

梁平老见苻坚一本正经的样子，也能理解他的难处，更不便

点破他，就直截了当地说：

“当年天王大单于之言，虽然不会指东海王能当太子，但我以为天王于无意中透露了天意：受龙骧将军此号者他日有继祖父天王大位之福。此其一。其二，东海王受龙骧将军之号非寻常任命，乃神明所赐，故命中注定有天王之位。主公宜好自为之也！”说罢他看了旁边的吕婆楼一眼，吕婆楼点了点头，两眼紧盯着一言不发的苻坚。

吕婆楼见苻坚既不吃惊，也不害怕，也就明白他俩的判断确实无误。立即应道：“瓶牢所言，甚合吾意。主公乃天命神器受主。天授予，何不取？”

“筐筭‘天授予，何不取’之言很是，主公宜早作决断。”

苻坚深感两人所言说到了自己的心坎上。自太子死后，不知怎的，平时只当作是对自己诫勉的天王大单于是这几句话，忽然时时在耳边响起，如今想来冥冥之中似乎确有深意存焉。祖父以龙骧将军至大秦君王，且我为神明所命，怎会止于此职？我岂非也有大秦皇帝之福？苻生除了皇子身份，无任何一处及我。我自当勉之为之！他日我若即位为大秦皇帝……

不过苻坚知道这个心思他绝不能流露出半点，而且太子被刺之事乃关系身家性命之绝密大事，更不可轻易议论。隔墙有耳，言多必失，绝不能传到苻生等人的耳朵里去，否则就可能招来杀身乃至灭门之祸。再说，自己势单力薄，莫说太子苻生，就是和堂兄山西王、新任车骑大将军苻菁相比，也差得很远。

一个想法在他心中潜滋暗长，越来越清晰、强烈起来。他对梁平老、吕婆楼说：“你二人的美意我心领了，只是此事万不可行。我势孤力弱，年纪又轻，难成大事。太子究竟是否中流矢而薨之事，关系几族数百人性命，也万不可再议，以免招祸。不过，为大秦积聚人才，壮大实力之事，倒应积极为之。”

吕婆楼与梁平老相视一笑，他们明白苻坚的心思。吕婆楼说：“我与瓶牢打仗尚有余勇可贾，然仅粗通文墨，欠于谋略。王爷欲成大事，非有张良、萧何、陈平之流谋划才行。听闻隐居华阴之北海王猛乃当代奇才，在士林中颇有口碑。皆云其不爱做官，故赵、燕屡请不仕。依我之见，士人无不爱做官，只是或嫌官小职卑，或嫌朝廷昏庸，不能施展抱负而借故不出。若遇明主，无不出山。当年若不是刘玄德三顾草庐，诸葛孔明也不会出来助他。王爷欲壮大实力，非有非常之能人协力谋划不可。王爷可亲往求之，以示格外殷切之诚。”

“嗯。”苻坚隐约听说过王猛是个难得之才。他明白吕婆楼所言绝非故作谦虚，实乃肺腑之言。

吕婆楼原名吕筐箒，梁平老原名梁瓶牢，均出身贫贱，为祖父当年枋头旧部。于行伍中因军功不断晋升，后来官大了才改了名字。苻坚深知自己若想夺取王位，确实需要一个杰出谋臣。不过他对隐士者流究竟有无真才实学，一直心存疑惑。

“王猛果然有奇才么？”

“我也曾听说此人不凡，可请其出山。”梁平老补充道，“不过近期军情复杂，朝廷又屡生变故，东海王不宜轻出。可手书一封，由筐箒代致殷勤之意。可好？”

“嗯，甚好。”

苻坚等人哪里想到，他们一心想礼请出山的王猛此时正在桓温那里，而且还是他长途跋涉主动去求见桓温的。

王猛年已而立，业却半点未立，心中自然不免有些焦灼之感。他胸怀大志，但北地久处戎狄之手，终非正统。且事夷损晋，于心不忍，亦易遭士人“助纣为虐”之讥。但江东遥远，能人众多，自己出身寒微，远道投奔，只能做个一般幕僚，又心有不甘。

前几年晋中军将军，都督扬、豫、徐、兖、青五州诸军事，扬州刺史殷浩率大军两次北伐，直取许昌、洛阳，王猛曾寄予很大希望。他久闻殷浩大名，知道他弱冠即有美名，善玄言，尤好《老子》《庄子》《周易》。殷浩关于梦棺的一段对话更是被时人传为美谈，无不盛赞殷浩才思敏捷，出口成章。有人问他：“将莅官而梦棺，将得财而梦粪，为何？”殷浩几乎不假思索便拈须斜睨含笑摇头慢慢道：“官本臭腐，故将得官而梦尸。钱本粪土，故将得钱而梦秽。”从此“官本臭腐，钱本粪土”便为成语。王猛觉得若能在殷浩手下，定能施展才干。结果没想到前次殷浩因部将张遇叛变，兵不得进；后次被部将羌人姚襄所卖，大败而归。积年所储粮食器械，丧失殆尽，招致朝野一片怨怒之声。朝廷本来依靠殷浩牵制桓温，防其独大。于是桓温趁机上疏，历数殷浩误国之罪，晋帝司马聃只好废殷浩为庶人，殷浩的一些重要幕僚也受到牵连。王猛得知后庆幸自己当时没有过早投奔殷浩，否则难免也会受到连累。他早就听说桓温乃晋朝第一权臣，善于用人，只是无缘结识；却又不愿冒昧前往投靠，显得过于巴结，反而为其所轻。但是他明白这次桓温北伐是一个难得机会，不可错过，此去说不定就能改变自己的一生。不过他担心桓温重蹈殷浩覆辙，故而直到桓温攻入关中，屯军灊上，胜券稳操，这才决定谒见。

王猛出门走了几步，停下，想了想，又返身进屋，将身上那件方才穿上的蓝色新布袍脱下，换上了一件打着两个补丁的褐衫。

他的妻子文馨奇怪地说：“穿破旧褐衫去拜见权臣，何其不敬！夫君还是谨慎些为好。”

王猛一面系扣一面笑道：“你放心，我自有道理。”

王猛来至灊上已经是次日天黑。他径直走到桓温大营的大宅前，两个军士用交叉双枪将他挡住。

王猛眼皮都不抬地说：“烦请二位禀报大都督，就道‘北海王猛求见’。”

门前一个军官模样者见他虽然穿着最普通的褐衣，未戴头巾，却自有一股士人气质。而且自报姓名时加上籍贯或郡望“北海”，就明白来者绝非一般人物，不敢怠慢，连忙上前微笑和蔼地说：

“大都督已然歇息，请先生明日再来。”

王猛不解地问道：“怎么，尚未二更，大都督就歇息了？”

“大都督日理万机，诸事繁忙，自需早些歇息。再说，大都督夜间也不见生客。”

面露不悦之色的王猛往里挥了挥手：“你只管前去通报，就说北海王猛有厚礼相赠！”“厚礼”二字他故意说得很重，但是却依然不正眼看他。

那军官对貌不惊人且又是贫民模样两手空空的王猛上下打量了一下，鼻子轻轻“哼”了一声，不过仍然面露微笑，说：“先生有何礼物，由下官转交给大都督即可。”

哪知王猛歪着脑袋斜眼瞅了瞅他，然后又故意抬眼望天，慢慢地、一顿一顿地说道：“王猛手握三秦大地，你能转交么？”

那军官见他竟然在大都督临时府邸门前出此狂言，不禁语带轻蔑地说：“三秦大地已有大半入大都督之手，何用先生操心？你走罢。”见王猛斜眼看着他，就有些火了，“你若再不离开，那就莫怪本官无礼了。”

王猛一听，顿时板起脸来，对他大声道：“你若不想以怠慢贤士之罪受罚，就速去通报。否则就莫怪在下高声呼喊‘求见大都督’了！”

那军官见他如此说，不禁吓了一跳。明白此人不但脾气大，而且一定有些来头。于是急忙挂下笑脸，垂首赔罪道：“先生息怒，下官即去禀报就是。”

已换了便服在内室饮茶正准备睡觉的桓温，听说有人求见，不觉皱起眉头瞪起眼珠。那军官忙说，来者自称“贤士北海王猛”，并说“手握三秦大地”作为晋见“厚礼”。

桓温不禁扑哧一笑，“哦”了一声，放下手中茶碗，说：“我倒要会会这位关中狂人，看看他究竟有何能耐。请他在外堂稍候。”

王猛一见桓温，身材不高，但壮实雄悍，眼睛不像传闻的那么大，不过的确炯炯有神。须赤而短硬，根根直立。怪不得人称其“眼如紫石棱，须作猬毛磔，孙仲谋、晋宣王（注：司马懿）之流亚也。”不过他仍然只是略微躬身垂首拱手道：“北海王猛拜见大都督。”

原本心中颇不以为然的桓温见王猛虽然一副寒士打扮，言语举止却不卑不亢，眉宇间有一股凛然之气，而且长得高大壮伟，一表人才，反倒顿生一丝敬意，忙说：“请先生坐下说话。”

两人分宾主坐下后，仆役忙献上茶。王猛从衫内摸出一个黍馍，端起茶碗，就着热茶，咬了一大口，嚼了几下，边咽边说：“路远……肚饥……请大都督恕……猛不敬之罪。”

桓温过去与江东名士多有交往，知道名士者流素来不拘小节，有些人更以放浪形骸为荣，甚至以故意放诞无礼来显示自己落拓不羁，从而考验官员有无重用自已的诚意。不过那些多为诗酒文人或者少年狂士，桓温还从未见过有人在他面前如此率性而为，简直可以说是放肆了，不免感到有些吃惊。但王猛是他亲率大军入关中后第一位主动来谒见的当地士人，不能得罪。且他既然口出大言，想必总有些过人之处，是个桀骜不驯而有大才者也未可知。于是便拱手致歉道：

“先生远道而来，老夫有失款待，失礼了，请先生原谅。”随即对仆役道：“立即准备酒饭，为王君洗尘！”

不一会儿酒与酱肉、咸豆、面饼、肉骨大汤等陆续端了上来。王猛也不推辞，一边吃喝一边与桓温交谈。桓温这才知道王猛原来是北海剧县（注：今山东寿光）人，后因近世动乱移家到洛阳附近。又一再迁徙，如今就住在离此约二百里外的华阴山，多年来以耕读为生。王猛平静地说：“有时亦织畚换食，或为人代写书

信、店招，聊以糊口。”

桓温问他：“王君为何不在北廷入仕？”

王猛淡然笑道：“戎狄非我正统，猛耻与之伍。”

“嗯。”桓温满意地点了点头。他选用人才的条件里头一条就是要辨夷夏、明正伪。

撤去酒饭之后，桓温站起身来在屋里慢慢踱着，踌躇满志地说：“温素闻秦军骁勇，看来也不过只是徒有虚名而已。此次老夫三路进兵，秦军竟无还手之力。胜得如此容易，殊感意外！”说罢禁不住摇头长叹一声，右手轻轻地敲着左手，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

“哼！”王猛轻轻一笑，慢慢摇了摇头，“明公此言差矣。秦陇之人骁勇善战，已历千有余年。若非勇猛剽悍，岂能崛起于西陲边鄙之地，取关中，出关东，称霸中原，为战国七雄之首。然后扫六合，成一统？”他本来还想挑明晋室东迁也有西戎反叛之力，话到嘴边，一想此言有失礼之嫌，还是不提为好。“秦兵非不能战，秦将中亦并非尽是无能之辈，只不过无人为之谋划而已！”

“哦？”桓温虽然有些吃惊，不过依然觉得王猛口出大言，实在有点可笑。心想，若不现在就杀杀他的气焰，将来如何驾驭得了他！于是故意问道：“若王君为之谋划，当如何阻挡王师夺取长安？”说罢又在榻边坐了下来，微笑地看着他。

“哼哼……”王猛料定桓温必定有此诘，早已成竹在胸。正要回答，觉得一阵奇痒，肩膀动了几下，又伸进左手挠了起来，边挠边说：“我酒足饭饱，虱亦欲分享几口。奈何！奈何！失礼，失礼！”接着索性将身上的褐衫脱了下来，光着上身。

桓温知道名士往往都有些怪癖，甚至故意示癖以博取虚名，所以也就不以为怪。不过当着自己这样都督八州军马的封疆大吏裸着上身扞虱者，倒还从未听说过。这王猛也实在太无礼了！不

过桓温还是忍住不快，心中冷笑道：“哼，老夫今日倒要看看你这个自命不凡的王猛如何圆场！”

王猛似乎根本没有注意桓温的表情，将褐衫摊在两腿之上，同时伸出两手分指扞虱，虽然动作迅速，却几次都一无所获，褐衫还几乎滑落于地。于是他自言自语地感叹道：

“唉，两军作战，拒敌也像扞虱一样啊！”

“哦？”桓温一听不禁圆瞪豹眼，竖起两耳，惊讶得差一点发出声来。他自幼熟读兵书，还从未见过如此以扞虱喻拒敌者。此人不可小觑！

王猛似乎并未察觉桓温的惊讶，依旧没有抬头，看着腿上的褐衫感慨地自言自语：“唉，十指扞虱，兵力分散，岂有成功之理！”接着他左手压住褐衫，右手看准一虱，迅速一捏，“嗯！”又看准一虱，“嗯！”接连捏死了几个。他一面继续翻着褐衫寻着虱子，指不虚发地一个一个捏着，一面对桓温说，“倘若当初秦军收缩防线，让出若干城池，以少许兵力拖住晋军两路，以压倒优势之主力吃掉晋军一路，何至于今日之败！”

“嗯！”桓温心中不禁又大吃一惊。只是自己乃朝廷重臣，晋军统帅，怎能在一介寒士面前流露出来。他故意不屑地说：“此计老夫不难识破，自当传令两路大军不与秦军纠缠，包抄其主力后路，以求围歼。如此，王君有何妙计对付乎？”其实他当初就怕自己已经深入氏秦腹地，若秦军集中兵力攻其一路，则定有一番恶战，难免伤亡巨大。说不定还会使战争旷日持久。晋军补给线拉长，一旦战事久拖不决，后果便很难逆料。

“此又何难？”王猛仿佛早就料到桓温会有此驳，就不再扞虱。他看了看桓温，一面将褐衫穿上一面微笑着道：“晋军远道而来，乃疲惫之师。秦地多山，秦军以逸待劳，得地利之便。不时以小部骚扰，夜间偷袭，使秦军疲于应付。同时切断晋军粮道，四处设伏，火烧子午谷，然后……”

“先生不必再言，温佩服！”桓温伸出左手一挡，主动打断他，一面对仆役道：“换上今年新茶！”

不一会儿，一股清香传来，王猛不禁回头一看，只见仆役端了一个茶盘上来。王猛端起茶碗，刚喝了一口就惊叹道：“猛虽贫寒，却宁可无食，不可无茶。然此等好茶，从未饮过，可谓仙茗。饮得此茶，猛今日就不虚此行了！”

桓温暗想，王猛出身虽非琅琊王氏或太原王氏，其才情、傲气却丝毫不亚于江东王氏子弟，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于是说：

“此茶乃贵同宗王羲之与诸文友于会稽山阴亲种，采于清明前夕，亲自炒制。其中一位与温交好，日前遣人转辗三千里遗赠于温。”

王猛连忙放下茶碗，正色拱手致谢，惊叹道：“嚯！此茶原来出自右军先生之手，今日猛得亲尝，实乃三生有幸。”接着又连饮数口，说：“果然是真正的好茶！右军先生人品为当世楷模，字品则独步天下。其坦腹东床、爱鹅书扇、曲水流觞等事，均为士人所艳羡乐道。猛尤其钦佩其见识过人……”王猛说到此处，忽然感到有的话还是不讲为宜，于是他就只顾慢慢品啜起来。

三十余年前，晋太尉郗鉴嘱咐某门生为爱女择婿。王氏门第显赫，诸少人品无一不佳。余者皆矜持自得，唯一人坦腹东床而食，似乎择婿之事与己无关。郗鉴闻听门生禀报后说：“此人正乃吾所欲得之佳婿呀！”此即王羲之。王羲之爱鹅成癖，趣闻甚多，远近闻名。为一老姬之六角扇上写字增值，时人传为美谈。但是曲水流觞是去年春天在兰亭修禊之事，至今不过一年多而已，远在三千里外的王猛居然也听说了，桓温不禁暗暗吃惊。而所云“见识过人”，显然是指王羲之屡次写信劝谏殷浩不要贸然北伐……看来此人虽然隐居华阴，却对天下事了然而心。这王猛果然不凡，狂有所值！

想到这里，桓温索性借机说道：“温也一向敬重右军先生，视为前辈。王君若不嫌委屈，请出任本都督帐下军谋祭酒。他日大

军凯旋，温与王君一同赴会稽拜访右军先生，品茗畅谈，如何？”

军谋祭酒略同于今司令部的参谋处长，为统帅重要幕僚。桓温对素未谋面的自己如此器重，果然好眼力！王猛感到十分欣慰。但他不想立即允诺。恰好仆役来添茶，就说：“承蒙大都督青目，猛深表感激。猛闻茶以二瀑为最佳，此茶方饮，再议不迟。”

桓温一听王猛所言，明白他是托词。巧妙如此，也可见其才情非同寻常。不禁哈哈大笑，声震屋宇，更显得豪爽豁达。王猛深感以往关于桓温个性的传闻确实不虚，这样的人为长为友皆不难相处。

两人又说了些闲话。桓温想起自己入关中以来，畿辅郡县纷纷归降，百姓牵牛担酒夹道相迎，有的耄耋老者喜极而泣道：“我原以为今生无望，想不到今日又见到了王师归来！”于是桓温颇为感慨却又有些不解地问王猛道：“温奉天子之命，率精锐大军十万，仗义讨逆，为百姓铲除残贼。可是三秦豪杰没有来投奔者，却是为何？”

“此事何足怪哉！”王猛也听说关中民众箪食壶浆迎接王师之盛，来前就想对桓温进言，要赶紧争取士人。见他主动提及此事，方知自己竟是来谒见的三秦士人中的第一人！于是说：“得士人者得天下。大都督不远数千里，深入寇境，斩将夺隘，所向披靡。白鹿原大胜之后，本应乘胜荡平氐秦，尽得关中如探囊取物。然后出关东，取洛阳，图中原。然而长安近在咫尺而晋军不渡灞水，司马勋刺史所率之梁州大军已出子午谷而止于当地。百姓尤其是士人未见大都督真心究竟为何，故而都还在观望耳。”

桓温尴尬地“嘿嘿”了两声，无以为应。他心中不能不承认王猛所言很是，但与他毕竟初交，不便深谈。桓温沉吟片刻，叹道：“夺取长安何难之有？然而固守三秦，削平氐戎，则非易事。兵精尚需粮足，前赢不可后输，温自有谋划。”

王猛明白桓温心理，见他有意回避，也不便点破，以免他难堪。

其实桓温已经听出了王猛的话外之音，深感他果然眼光犀利，一语中的，远过于自己手下那些只会看长官脸色行事，至多略一进谏，见识一般的幕僚，这正是他想要成就大事的人才。

桓温年轻时就有大志，曾抚枕叹道：“男儿不能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桓温本来确实希望能够为司马氏光复河山，但他后来看出，司马氏与身边众多大臣已安于江南优裕生活，不思北归。他们长于内斗，短于外战。于是桓温渐渐萌生了取而代之的想法。他官至扬州刺史后听说著名游方术士杜颢能知人贵贱，就把他从荆州请来问禄位。杜颢答道：“明公勋格宇宙，位极人臣。”当时在座的几位幕僚都恭贺他大喜。但是桓温脸上丝毫没有喜色，因为他实际上已经位极人臣，自己与几个弟弟已经掌握了大晋半数兵权，他要的是帝王之福。自己乃晋明帝之婿，妻子是南康长公主，禅位于外戚，亦不能以外人谋位论。他想，由我桓温称帝，桓氏家族掌权，要比司马氏于国于民有利得多，至少我能够收复失地，光复河山，解救沦陷的北方百姓于水火。“帝王将相，宁有种乎？”但他顾忌朝中王、谢、郗、庾诸望族的势力，不敢贸然动手。另外，他还担心官居建国将军、宣城内史而素与自己不睦的四弟桓秘会挑起内讧。桓温在心中计较，自己毕竟已经四十出头，来日无多，几个弟弟都官居要职，一旦自己辞世，儿子难以独挑重任，弟弟中难保没有人出来闹事，到时候说不定又会酿成一场新的八王之乱。其诸弟之中，以跟随自己身边的五弟桓冲最足智多谋，勇敢善战。由此，桓温决定要赶紧培养自己的几个儿子，以便他日顺利接班。

听了王猛所言，桓温不禁感慨地说：“关陇果然人才济济！王公才识非凡，江东无人能及。王公随温南归，温定将保举公出任督护，以成就公救民济世之志。”桓温虽然说的是将保举他出任督护，实际上他打算让王猛先在自己身边过渡一下，取得名望。然后放作外任，积累些军功，至多三五年，便可上奏朝廷，让他出

任封疆大吏。他相信自己的眼力！

桓温此言对王猛震动不小。军谋祭酒虽非领一军之长，但为统帅身边重要幕僚，较易升迁。仅见一面，就能够得此要职，已属不易。而“督”乃左卫将军和右卫将军这“二卫”下面的武贲司马、羽林司马等“五督”之一，是可以统领千人的将军。“护”是包括左右卫将军在内的“六军”中的护军将军，领兵都在五千以上。督护通常都领兵在外，有些督护甚至是统领州兵的主将，比军谋祭酒有实权，易得军功而升迁为主持一郡乃至一州的军政主官。王猛年已而立，功业点无，桓温所许，颇令动心。但是王猛考虑到自己出身微贱，北方士林尚不屑与他为伍，南方豪族又岂能容己！他犹豫片刻道：“明公厚爱，猛感激不尽。容猛三思。”

桓温发现王猛缩了一下身子，连忙对待从道：“将我的长衫取来，为王公御寒。”桓温声音洪亮，气宇轩昂，凛凛有大帅之风。他起立从侍卫手里接过长袍，要亲自为王猛披上。

王猛连忙起身，躬身道：“多谢大都督，猛不敢当。”说罢接过，自己一甩而披，两襟一拢，裹于身前，径自坐下。

过了许久，桓温出去小解，大为吃惊地发现自己的司马郗超竟然在外面等他。郗超一见他立即用右手食指竖在唇中，然后蹑手蹑脚地将桓温带到旁边僻静处，小声说：“适才超起夜，见大都督屋里有灯，颇感奇怪，于是过来听了听。这王猛在北地颇有名气，超听其言论果然才干非凡，请大将军务必将其留下。然则此人若不能为我所用而被燕秦网罗，他日必为我之大患，宜除之！”

郗超从小聪明过人，其祖、父世为朝廷重臣，对司马氏忠心耿耿。桓温将他要来置于帐下，一面想让郗超在自己身边历练为己所用，另一方面也希望与其父郗愔联络感情，届时可以减少些阻力。桓温听了连连摇头，说：“此人有旷世之才，即使其今日拒绝，亦不宜伤害，他日再用不迟！”

王猛与桓温畅谈不息，不觉外面已微微泛白。王猛起立道：“多谢大都督厚爱，容猛回寒舍禀报老母，再作计较。”

“王公至孝，温深为钦佩。既如此，温不敢勉强，王公请自便，温恭候王公归来就是了。”

桓温亲自将王猛送到大门口，从卫士手中接过缰绳，对王猛说：“这黑马是一匹良驹，可送王公早日拜见令堂。”又指着另一卫士手捧的一个二尺宽的红漆盘子说：“这黄金十两请王公代为孝敬老伯母。早晚天凉，这件旧衫权为王公路上御寒，请王公笑纳。”

王猛右手接过缰绳，左手轻轻将金盘推开，说：“多谢大都督所赠良驹。猛代老母敬谢大都督厚遗。自幼先尊与家母便诫猛不得受人金帛，请大都督鉴谅。”

但是桓温深情地说：“黎明寒重，马上尤甚。此衫虽旧，却是桓某自用之物。王公穿着，犹如与桓某同行，请毋推辞。”

王猛深受感动，从卫士手中接过，对桓温垂首躬身拜谢道：“多谢大都督，猛只能愧领了。”说罢双手一甩，披上穿好，又拱了拱手，跃马扬鞭而去。

其实“禀报老母”乃王猛托词，他是走到这人生三岔路口想请师父鹤云道长指点。

当年王猛家迁居洛阳附近乡村，以编织畚箕之类的物事贴补生计。十八岁那年，一日他挑了十个畚箕进城贩卖，问价者倒是不少，但均嫌贵，半日不曾卖出一个。他也不着急，反正席地而坐，埋头看书。再有问价者，他索性连头也不抬，一答了事。午后时分，只听有一老者问价后接着又问：“人之畚皆十钱一个，你之畚为何卖二十钱？”

王猛抬头一看，是一位须发皆白瘦骨嶙峋的老者，就说：“老丈请看，我之畚篋粗而密，做工精细，经久耐用。彼之畚乃芦杆所为，三不及我之一呀。物有所值，何贵之有？”

老者拿起一个看了看，满意地点了点头，就放下了。方才他发现这个衣着褴褛的卖畚少年正在专心致志地双手捧读简牍，引

起了他的注意，于是以问价为由与之攀谈。老者俯身拿起他身边的一卷，打开一看，竟是《孙子兵法》！不禁惊奇地说：

“后生贫贱如此，竟钻研兵法！何不多读些《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周易》，以利入仕、谋生？”

王猛见这老者虽然常人打扮，但是鹤发童颜，目光如电，气宇轩昂，谈吐儒雅，知道乃士林中人。就起立道：“多谢老丈指点。《论语》《孟子》等诸经典晚生均已熟读。当今乱世，正当用兵之际。且兵法非但可用于治军，亦利于治乱、治国，故读。”

“哦！”老者想不到他还有这番见识，心中暗暗称奇。他将手中这卷简牍全都打开，看了看，说：“此简牍为谁所书？”

王猛谦恭地说：“此乃学生手书抄录，文字粗劣，老丈幸勿见笑。”

老者惊讶地感慨道：“此等书法，虽不及钟繇、庾翼、王羲之，然于北地，如今亦难得一见了。孺子可教也。”

“多谢老丈勉励，王猛叩谢。”说罢躬身叩拜。

老者说：“这十个畚箕老夫都买了。只是身无足钱，你就挑着跟我去取钱吧。”说罢提脚就走，头也不回。

王猛一听不禁喜出望外，十个畚箕要三五日也未必能卖完呢，这可是一笔二百钱的大买卖，连忙卷起竹简往畚箕上一放，挑起担子跟着老者就走。虽然十个畚箕并不是很重，王猛挑着却总是追不上，只是远远看见老者身影，也不便大声问他究竟家住何处，以免失礼。他看出老者绝对不会骗他，又舍不得丢弃这笔难得的买卖，只得一直跟着。总以为应该到了，老者却总不停步，也不回头。眼见得天色渐近黄昏，老者转过一个山弯，再不见踪影。王猛急忙赶了过去，只见不远处有一座道观。正想前去打听一下，一个年青道士迎上来说：

“我家道长正在里面等候王公，请！”

“王公”！听见道士这样称自己，王猛不禁大吃一惊，心想：

“这道士怎知我姓王？何来道长？”

他紧走几步跟了进去。一看，大惊，原来里面榻上坐着的正是方才那个老者！他知道今日所见绝非一般士人，实乃异人。于是急忙放下担子，跪下，恭恭敬敬地磕头道：“晚生王猛愚昧眼拙，未识道长仙颜，万望道长恕猛失敬之罪！”

“王公为何拜也？不必客气，起来说话。”

王猛在他身旁的一个胡床（注：类似今马扎）坐下后，才看清道长毫无疲惫之状，两眼炯炯，声音清亮。心想，怪不得一路追不上他！

道长微笑说：“少年有大志者不乏其人，然而能安贫乐道、步步努力实现者，终不多见。做事也总不乏认真者，然而精益求精务求其值者少。而君皆得之。王公能为十畝追赶数十里不止，尤为罕见。”他对那道士说，“去将那书统统取来。”

不一会儿，那道士抱来一摞书籍，置于王猛身边案子上。王猛只见第一册封面上书有“历代兵事述略”六个大字，不禁心头一震。只听道长说：

“此乃我亲撰之《历代兵事述略》三十卷，记述、评点商、周以来直至晋代历次大战之经过与经验教训。你可留于此间，逐句抄录，带回习读，他日自有用处。”

王猛当天就将三十卷全都匆匆选读了一遍，顿时惊喜过望。原来这部书中不但详细记述与评点了一千多年来八十九场大战与典型战例，还摘录了早已失传的众多著名兵家如姜子牙、管仲、乐毅等人的言论。至于孙武、孙臧、诸葛亮、曹操等人的兵书引用则比比皆是。道长点评言简意赅，颇多警句，令王猛读了耳目一新。他留居山中三月，每日手抄不辍。鹤云道长还要求王猛讲述心得，发表己见，评论得失，然后对王猛的见解加以评点。道长话语不多，但往往能抉隐索微，总会令王猛有豁然开朗之感。

临别时，道长让他用油布将这些书籍包裹好，说：“兵事乃不

得已而为之，兵法须有道者习之以铲除无道，切不可为私利所用，切记！”最后又嘱咐道，“以后非万不得已，不必再来。”

王猛在嵩山手抄兵书时就想知道，为什么师父有安邦定国之才，却隐居深山。鹤云道长只是淡淡答道：“我已老迈，无力于风云诡譎之朝政，君则可待时而动也。”

鹤云道长俗名张晰，乃促成伐吴统一天下之晋中书令张华嫡孙。晋永康元年（公元300年）赵王司马伦策划政变，先劝贾后杀了太子，又废贾后，拉开了八王之乱序幕。张华因拒绝同流合污被杀，夷三族，唯有张晰逃亡在外。虽然次年齐王司马冏（jiǒng）、成都王司马颖、长沙王司马乂（yì）起兵诛杀赵王司马伦，再次年张华被平反昭雪，恢复官爵财产。但张晰早就看出晋室内讧绝不会就此中止，故多次拒绝出仕，以免招祸。后来索性尽散家财，遁迹江湖，几年后隐居嵩山，得以躲过导致晋室东迁的大乱。

王猛遵师嘱，以后只在后赵石虎当政中原大乱时赶来探望，并终于说动师父迁至比较安全的商洛山区。第三次是殷浩北伐时，王猛来此征求师父的意见。鹤云道长说：“此人文治尚可勉强及格，武事可谓一窍不通。何况尚有桓温掣肘，必败无疑。”后来果然不出师父所料。故而尽管桓温厚待自己，许以高官重任，王猛仍然要听取师父的指点。

王猛来至商洛山中，已是薄暮时分。山谷、溪中升腾起一股股雾气，缓缓飘忽而上，人前人后滚动，令人如入仙境。王猛的一路劳累顿时舒解。远远看见一个十二三岁名叫扫叶的道童正在路口等他。待他走近，扫叶噘着嘴嘟囔着埋怨道：“王公怎么今日才来？我都在此等候三日了。你再不来，我可就回道观了。”

王猛跳下马来，亲切地摸了摸他的脑袋：“两年不见，长了一头都不止，我都快认不出你了。”

扫叶高兴地抿着嘴笑了笑，从王猛手中拿过缰绳拉着马就走。

王猛问道：“你为何在此等我？”

“师父有言，说桓温进关，王公必定去谒见。因新观落成，怕你迷路，故而师父命我在此三岔路口候你。”

“哦！”王猛不禁停住脚步，惊讶地望着扫叶，然后故意玩笑地说：“既然师父让你等我，为何你只等三日？我若明日才来呢？”

“哼！”扫叶停下脚步，噘着嘴有点自豪地瞄了王猛一眼，“师父算得再准不过。说你三日内来，你就必来。这不来了么？”说罢得意地“哼哼哼哼”笑了起来。

“哦！”王猛跟着扫叶沿着山间小路慢慢上坡，“师父还说什么？”

扫叶卖关子地看了他一眼：“回头你自己问师父便是。”

王猛明白扫叶不便说，也就不问。又亲热地摸了摸扫叶的脑袋，说：“个子长了，心眼也长了。”扫叶高兴地朝他“嘿嘿”笑了起来。

两边山上长满参天大树，幽深阒寂，偶闻鸟鸣。小路一侧是一条潺潺小溪，水流清澈，乱石散列，大者赛桌，小者似瓜。山路越走越高，终于只听见水声而不见溪影。走了一阵，倒是扫叶忍不住了，站在路旁，斜了他一眼道：“师父说，‘王公出山之时就在近日’，叫我来路口‘迎接贵人’。还说，‘务必接到，不得有误’。”

“哦？”王猛心中不禁一阵欣喜。他知道师父对自己寄予厚望，即使他不来禀报，师父日后得知也必定会赞许自己的这个决定，支持自己终于有机会成就一番伟业，报效社稷。但是师父有大恩于己，此去江东，不知何时再归，务必向恩师辞行，并且请师父再作些指点。

拐过一个山弯，就看见一小片平地，道观依山面水而建。王猛不禁赞叹道：“师父仙目，选择的地方果然是仙境。”

拜见之后，道长见茶已端了上来，就说：“先喝些茶再说不迟。”说罢自己就端碗喝了起来。

路上喝了些溪水的王猛喝完一碗茶就赶紧禀报了与桓温的会

见。见他因热脱去长衫，鹤云道长说：“你见桓温时所穿何衣？”

“就是穿此褐衫。”王猛明白师父所问，连忙补充道，“这是临行时桓温怕我路上寒冷所赠。他还赠金赠马，弟子受马而不受金。”

鹤云道长微微点头，感慨地说：“桓温果然眼力不凡。”他沉吟了一下问道，“你可打算随桓温南归？”

王猛起立躬身拱手道：“弟子感到桓温见识过人，性格豪爽，不难相处。而且确实诚心相邀，有些动心。只是此事关系弟子终生，弟子不敢贸然允应，故而以禀报家母为名特来请师父指点。”

“嗯。”王猛见师父满意地沉吟了一下，顿时放了心。看来他老人家正如事先估计那样，会支持自己随桓温南下，建功立业，一了平生之愿。

鹤云道长十分平静地说：“依我之见，你还是留于北地发展为宜。”

王猛万万没有想到师父会让他留下，不禁一愣，呆呆地望着道长。但他随即感到自己有些失态，顿时有点尴尬脸红。

鹤云道长见王猛果然颇感意外，就说：“大丈夫应以天下人之利害为取舍，而不应以匹夫之恩义为准绳。桓温对君固然极其器重，然而司马氏及他人则未必啊。君乃白丁一枚，未有从政经历。桓温对君虽有保举督护之许，谅非虚应，毕竟任命督护之类高官尚非其一人能定。故君在近几年内恐怕难登高位，独当一面，施展抱负。如今桓温不臣之心昭然若揭，司马氏防其之意亦愈益明显。他日桓温一旦出事，君若为一般幕宾，或无大碍。若得重用，则必受株连。此事不可不防也。”

桓温与晋朝皇室明争暗斗，王猛早有耳闻，这一点也正是王猛主要顾忌之所在。永和二年（公元346年）桓温不等朝廷批准，就擅自兴兵伐蜀，虽然灭掉成汉，加官晋爵，终为朝廷所忌。后来桓温加督交、广二州，在所督荆、司、雍、梁等八州往往自行其是，人才税赋不为国家所用。因此后来几次上疏北伐，朝廷怕其独大，皆不准，却两次命殷浩北伐。若自己夹在桓温与朝廷中

间，确有后患。想到这里，王猛不禁点头。

“正统与否，应视其是否合乎天道人情。”鹤云道长知道王猛在这个问题上还有一些顾虑。“氏秦乃有扈氏之后，鲜卑则为黄帝少子昌意之苗裔。羌人为有虞氏之后人，乃大禹封舜少子于西戎，世为羌酋。或云出自三苗，为姜姓之一支。羯人乃匈奴别部，而匈奴为夏后氏之苗裔。故而华戎各族实为同祖。远古时皆茹毛饮血，巢穴而居，刻木记契。只因以后迁徙各地，口音风俗迥异罢了。如今鲜卑等族皆编辫或披发左衽，汉人其实本来亦如此。故而孔子感慨道：‘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信哉，此言。试观八王之乱时司马氏恶行，与羯赵之石虎何异？因此天下各族，行夏礼则为夏，行夷俗则为夷。君若能以华夏之先进，化戎夷之落后，清晏时世，造福黎民，则功莫大焉。岂在华戎正统不正统之别呀！”

王猛感动地连忙答道：“弟子谨遵师父教诲。”类似之语师父过去也曾说过，自己在读书中也有所悟。但是今日师父显然特别强调，自己也感受更深。

鹤云道长接着说道：“自八王之乱后，晋室王气大衰，干弱枝强之势始终未变，运祚难测。不过晋室虽僻处江左，然人才济济。仅桓氏、王氏、谢氏三大族足以出将入相者便不下十人之多。三大家族皆已经营多年，轮流把持朝政。江左讲究门阀。君出身贫寒，孤身一人，纵有旷世之才，得桓温额外赏识，至多主一州军政而已，又怎能位列中枢？即便得到朝廷重用，岂能与桓氏等并世而不受排挤？桓温此次虽屡获大胜，却置唾手可得之长安于不取，其与朝廷之二心已昭然若揭。桓温之所以不急于夺取三秦，并非实力不济，而是因为尚无代晋之力怕朝廷乘机将其架空。若桓温取而代之，君或有将相之福；若桓温失败，则君性命恐难苟全。反观北地，氏人之秦与鲜卑之燕分割中原，二者必有其一统一北方。自古以来得中原者得天下，而秦燕皆乏将相之才。君之才干与桓温不相上下，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何必舍近求远，舍

安求危，舍将相而求州郡呢？”

王猛一听，恍然大悟。自己原本只是担心江东门阀排挤，想得哪有师父这般深透周到。他庆幸自己当时没有马上答应桓温。于是起身叩首道：

“弟子愚鲁，幸有师父点拨，茅塞顿开。师父高瞻远瞩，猛深受教诲。只是不知秦、燕之中弟子应择谁而栖？”

“以你之见呢？”鹤云道长一捋长髯微笑着故意问道。

王猛明白师父用意，略一思索，说：

“弟子以为，秦、燕若有意重用，均可效力，但以仕秦为上。”

“哦？”鹤云道长有点意外，沉吟了一下，“请道其详。”

“燕地广人多，实力远强于秦，胜算较大。然秦缺人才，助秦易有作为。自周以来得关中者得天下，都长安者得长安。西周强于东周，前汉胜于后汉，即为明证。且关中易守难攻，以此为基地，易成霸业。今氏苻虽然弱于慕容氏之燕，然若能革旧图新，不难转弱为强，称雄中原。”

“嗯。”专注地谛听着的鹤云道长眉宇间舒展开来，平静地慢慢点了点头。

其实鹤云道长的内心并不平静。他本来看好实力强、疆域大而王猛曾长期生活过并比较熟悉的燕。而且他自己内心深处几十年来也一直埋藏着一个爱燕情结。

他儿时曾听父亲说过，当年他祖父张华任安北将军时，曾接见过后来燕国的实际奠基者慕容廆（wěi）。当时慕容廆尚未弱冠，而张华以善于识人名世。张华说：“你长大后必定会成为济世扶危的一代豪杰！”两人欢谈良久，结成忘年之交。分别时张华将自己当时用的头巾连同簪子都从头上取下来赠送给他，殷切地嘱咐他一定要好自为之。此事时人传为美谈。后人都说，鲜卑族分为拓跋部、宇文部、段部、白部、独孤部、尉迟部、素连部、木津部等许多部，为什么只有慕容部成了气候？就是因为慕容廆最倾

慕汉文化，教育子弟都必须读书。故而实力大增，领袖各部。到他儿子慕容皝（huàng）时自立为燕王，成为能够与晋分庭抗礼的北土强国。而慕容廆之所以倾心汉文化，与他少年时受一代名士张华的影响有很大关系！

因此鹤云道长本来希望王猛出山辅佐燕国。但是听了王猛所言，觉得有理，不禁微笑着自言自语地说：

“得王猛者得中原。天下幸甚，百姓幸甚！”停了一会儿，他面色凝重，又道，“秦扫六国，统一天下，本应就此息兵偃战，让数百年不得安宁之天下苍生休养生息。但秦始皇好大喜功，穷奢极欲，暴虐绝伦，民众不堪，揭竿而起，故仅二世而亡。汉历四百年后又纷争不止，一百年中人口非但不增，反减八成之多。好不容易三家归晋，不久便又自相残杀，生灵涂炭，以致晋室南渡。天下大乱已久，民不聊生。他日君无论在何处得志，切记以天下苍生为念，以统一天下为己任！”

王猛起身拱手垂首郑重地说：“猛谨记师父教导。”他想了想又问道，“天下苍生与天下统一孰重孰轻？请师父教诲。”

鹤云道长毫不犹豫地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自然以天下苍生为重。苍生安乐则天下早晚必将统一，为统一天下而荼毒苍生实不可取。宁可天下暂不统一，也不可使天下苍生不得安宁。”

“猛谨记师父教诲！”

王猛离开道观，一路潺潺流水伴着他的马匹缓缓而行。骑在马上，他的心头依然有些惆怅。虽然鹤云道长劝他留在北方发展，自己也愿意遵从师命，留此辅秦，但他的内心深处对桓温的好感和期望并没有消失。何况如果自己找上门去俯就氏秦，秦主究竟能否重用自己、又能重用自己到什么程度、对自己的士人脾气能否忍受，也均未有定数。

他不禁有些踌躇。

